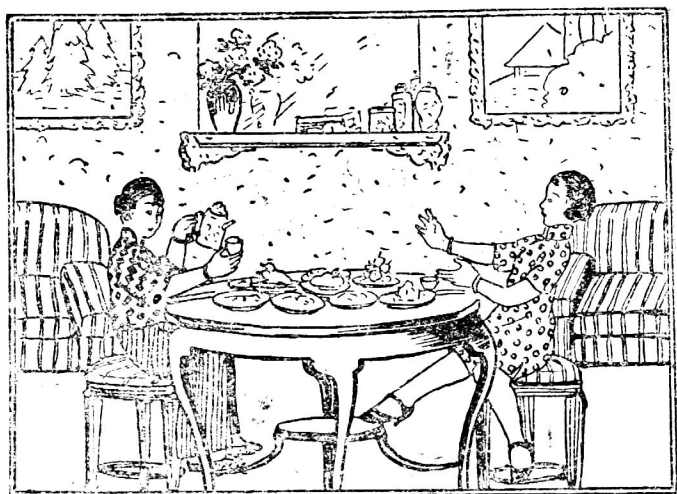


秋春水舟

淚菴叢



行印局書益廣海上



春水
叢菊淚

第廿六回

游水玩山及時遠足
遣兵調將越境秋操

這時邵太太（即年家老五）非常抱
痛。日夜煩神。原說子峯有兩個兒子。
兩房媳婦。二媳婦嘴上來得花苗些。
對於邵太太一口一聲娘。一口一聲
媽。脾家很好。而且養個男寶寶。自小
聰明。弄得子峯夫婦很開味的。大媳
婦却睨那邵太太不起。滿嘴的蹊蹺

古怪。甚麼沒門坎了。吃把勢飯了。上樑不正下樑歪了。這些語錄。不但邵太太聽了作嘔。便是邵子峯聽了。亦惹起牢騷。偏生大兒子邵汝綸庇護着堂客。對於家庭。也是出言挺撞。鬧得分居於開。此刻子峯有病。自然兒媳都到家裏。饒到這樣。還是雞聲鴨鬪。子峯急了。血是整面盆的吐。大兒子才著慌。去請西醫徐汗衫。大媳婦說。修善可以延壽。我看這時有甚麼救人的功德。趕做一些。這句話一來。早兜起子峯心坎裏一件事來。原來那照相館裏老閻梁二我。與子峯很有交情。彼因喫了縣署捉拿。坐在外羈裏。已四五個月。如今被蝨子。蛇蚤。臭蟲。把他的大肉釘完了。渾身患起疥瘡。流膿淌血。煞是可憐。得很。難得怨家的魏叔儀。已經去任。這時宋彥超二次到來。憑着子峯身分。也可以解釋這件俗說救人一命。抵造七級浮屠。忙着力疾寫信。由家人遞進公署。彥超與二我本無嫌無怨。今見子峯在病中修書函請。樂得賣

個大人情。把梁二我立即釋放。不是編者會講神話。由邵子峯積了這點陰。驚做了這件好事。他的血也就止着。不吐。加以徐汗衫聖手通天。這裏邵子峯明是日有起色。在下因此想起一件事。一個人來。你道其人。便係那風鑑大家薛雨亭。這兩亭替邵子峯相面。說伊嘴唇白色。下部欠佳。一過六十。便沒運走。又講葉天士鼻運顫運。都覺不壞。但交到嘴運。也不得過門。天士壽限。祇到五十爲止。如今子峯患病吐血。天士亦患病吐血。所請的大醫家。亦彼此相同。不過徐汗衫替子峯打了一鍼。子峯已霍然病退。至於天士血咯不止。經汗衫一連打了十鍼。仍然不見功效。這是從那裏說起。編者要交代一句。教育事業。是個精神痛苦事業。邵子峯滑稽一世。不是遇見前後兩個老婆。算得一生沒有氣受。醫家論他這吐血。是胃病。不是肺病。談到葉天士。那才是勞苦一生呢。伊個從小無父無母。靠着舅舅過活。舅舅又境遇不

寬。不給束修。將伊去從海東雲。東雲學術。是一種舊的學術。所以天士於進學娶親之後。又趕的考入江陰學堂。任他腦力再強些。三十歲的人物。大概記憶力總不如童年。天士好勝心重。又忙英文。又忙算術。又忙理科。終日腰桿子不直。腦筋耗盡。才忙到一點點科學。接着畢業出來。做教員。做管理。做校長。抽下工夫。還要紙牌竹牌。耍的不會歇手。性不愛嫖。然而小景跑跑。亦不能免。諸位想想。人生精力有限。像天士這樣勞動。這樣辦學。便有一點小娛樂也抵敵不過他的絕大犧牲了。他由海州下來。又在矮脚虎那邊做了兩年事。因與南山樵爭教育會長。不得。又做了半年教育局長。成績是很好。很好。不免精神上大受痛苦。幸是莊竹江來做江蘇教育廳長。幸是揚州八中校長李大蒲包因病辭職。這個機會再好沒有。八中的呈文到廳。竹江早一角公文。實任天士來替蒲包。該校學生素知天士辦學認真。他的頭很

不好。趁著天士未到校接事。早開了個秘密會議。一面派四個代表來見天士。問問天士是否就職。天士答言未定。問之至再。天士回絕不就。當時四位代表。一位叫做矮矮虎。一位叫做長長龍。一位大頭蝦。一位沒腳蟹。這四人當中。尤以矮矮虎最會發言。因著甚麼。因其矮矮虎的係矮脚虎的兒子。其父調皮。其子尤爲調皮。該矮矮虎得著天士回話。說是大丈夫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我們便根據這話來替葉先生辭職。請教育廳趕緊派人了。天士因說。可以。可以。大家一個急電。便請省方另派校長。廳長不行。四位代表又趕上南京。求見廳長。竹江問有何話說。矮矮虎因臚列天士在海州十師辦理不善。一班教職員狂嫖惡賭。以前劣迹。有案可稽。務請廳長收回成命。不能以姓葉的貽害八中。竹江聽了。瞧一瞧矮矮虎的面目。頗似矮脚虎。略一詰問。知係父子。竹江因說。這葉天士係在你父親那廂充當教員。彼如不好。

你父親還肯聘請嗎。矮矮虎。只才沒有話說。同去的長長龍。大頭蝦。沒腳蟹。方欲發言。竹江臉色一沈。說像你們這等無理要求。遇事生風。一定叫新校長查明開除。四人聽了這話。算是碰了一鼻子黑灰。溜着回家。隔日天士奉着教廳的催文。不容怠慢。首先到校接事。四位代表開除三個。只有矮矮虎由其自行退學。這要算葉天士關顧人情的了。八中校長既換。第一步是改建學校。由新城羊巷遷至舊城府署。記得科舉時代。葉天士提着考籃來應府考。如今伊的校長室。即係揚州府大人的上房。照這樣講來。算是教育事業。又比別的事業高明得多了。不過事業雖高。而精神不能得到愉快。加以天士有種不良的習慣。他的紙煙。每天要吸用一挺。這一挺便是五十枝。所以他個校長室內。有兩種氣味。難聞一種是紙煙抽的臭味。一種是痰。孟子裏。濃厚唾痰。臭而帶腥。其中微生物着實不少。編書的叙到這裏。諸位即可

知道天士的肺病由來了。有人講人如年過五十不會發生肺病。今年天士年整五十。起初咳嗽。咳嗽得困覺不着。其後痰裏帶着紅絲。渾身發熱。發燒。初由中醫看。繼由西醫看。藥方吃了百劑。藥水吃了多瓶。只是身熱不退。沒個醫家敢疑惑他是肺病。親戚朋友來看。或有談及肺勞。天士怒形於色。由徐汗衫來一連打了十鍼。只不清熱。只不止咳。汗衫料定是肺病。在葉嫂面前略透了一點意思。并且拿邵子峰做了比例。說是子峯非肺病。我只用了一鍼。病勢退動。如今天士的病。一連打了十鍼。終不退動。一定肺部大壞。且口中腥臭。異乎尋常。要得明顯。須將痰盂拿出來化驗。化驗。葉嫂意猶留難。轉是天士的女兒葉明霞取出痰盂。交給汗衫。由汗衫帶回化驗。那知滿盂濃痰。照在顯微鏡裏。無不蠕蠕活動。彷彿是沒眼沒鼻子的精蟲一般。這病如何有救呢。汗衫次日即告訴葉嫂說。這病萬難有效。葉嫂着急。却好天

士的阿弟天民在家。一方面預備後事。一方面還維持校務。一方面給信與兒子葉明星。原來天士兩子一女。女兒叫做葉明霞。書中已經交代。兒子一慧一拙。拙的葉壽星。算是老二。壽頭壽腦的。在家讀書。那聰慧不過。要算老大葉明星。明星由中學而大學。現已畢業放洋。在着江浙戰爭之前。天士攬攬家財。湊足三吊洋錢。交做盤川學費。諸位莫小覷這葉明星。這人後來要算黨國的樞柱。這時給信與他。也不過叫他知道老父病況。回來與否。尙是個第二問題呢。閑文剪斷。俗講瘋勞氣鼓隔。閻王請定了的客。果不其然。那薛雨亭的麻衣相法。真靈。不但他替人相面。靈。他自家相面。尤靈。說起來。真叫人汗毛豎豎的。雨亭自家相面。說是壽限不過五十。巧過了五十。壽辰收了若干的洋錢。壽份他。便跑到金星保險公司。保了二千塊錢的人壽險。一期款項。繳過保單到手。無巧不巧。在那美漢中學上課。從講檯上。一個咕

咚栽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那位藍眼睛黃頭髮的校長。二哥哥這一嚇。非同小可。瞧着雨亭嘴歪鼻斜。立叫幾個打雜的齋夫。用扇板門將薛先生抬了回家。不及個月。薛先生便嗚呼哀哉。唉。唉。像雨亭這等相法。能斷生死。自家斷定自家。不過五十。取了生日賀份。拿去保險眼睛。一閉該公司憑單賠款。白滑滑的洋錢。送來二吊。不折不扣。只才算得活靈活現。相法通神呢。（前次過江落水。自家亦早見及真個奇聞。）至於替天士看相。亦斷定他不過五十。也是生日一過。便咳嗽。咳嗽發起肺病。不上多時。也就追隨薛雨亭去到閻老五家吃飯。但是校長永遠的出去吃飯。這一校的學生。叫誰教管呢。莫忙。莫忙。秦失其鹿。大家爭逐。這校長一缺。歲入不差。這個當兒。有資格的。沒資格的。都想來染指。并且教育會副會長。胖城隍。亦得個黃鶴樓替伊在省運動。結果被個包世勤所得。談到包世勤。新舊資格皆有。以舊資格論。他

係儀徵廩貢生。以新資格論。也曾跑過一趟東洋。也曾做過縣視學。也曾充當第五師範教員。末了賣去田產。大施運動。由省議員得到個副議長。這種架落大了。資格高了。所以登高一呼。便輕輕的把個八中校長。貫入荷包。包校長領憑接事。誰知該校發生了擴大的風潮。請問毛病出在那裏。第一點由於揚州一個中學。一個師範。是兩校聯合一氣的。中學校長屢有變更。由夏神經換到李大蒲包。由蒲包又換到葉天士。至多不過三五年。至師範校長。始終便是矮脚虎。矮哥哥經驗資格。特過尋常。所以教廳委人。必須要得他個同意。第二點。由於中學師範兩校教員。采取混合主義。五師教員。多在八中兼課。八中教員。亦多在五師兼課。其中有位南洋公學的人才。名叫陳骨董。這骨董先生。學術很高。資格不錯。同學生的感情。亦非常要好。從天士得病。彼卽覬覦校長一席。天士旣死。自然其欲逐逐。有矮脚虎帮他運動。不

過當時勢力最大。呼聲最高的。第一要算包世勤。第二要算胖城隍。第三才數到陳骨董。因爲骨董的運動。到教育廳莊竹江而止。至包世勤胖城隍的運動。簡直上達省長曾鳴謙。不過鳴謙也分別個人情。那胖城隍背後。僅僅站立個黃鶴樓。摔摔他個東嶽神堂的辮子。至世勤的背後。却站了一位南通土皇帝張四先生。諸位想想。還是東嶽神堂的符法靈。還是土皇帝陛下。的權力大呢。比較起來。自然包先生捷足先得。不過他的公文到手。趕着來揚。這裏八中已做齊手脚。紛紛電報到省。請教廳收回成命。另簡賢能。第一個矮脚虎出面。與莊竹江交涉說。這教育事業。非比其他。不能當做禮盒送人。這時竹江對付矮脚虎。不能像從前對付矮矮虎等四個代表。俗說。彼一時。此一時。惟有敷衍的法門。沒有強制的力量。因着這點。矮兄在省方越撐着勁。陳骨董在校方夥着學生。越鬧得兇。請問鬧到甚般日月。學生除在校

徧貼標語。一致打倒包世勤。後來打聽世勤已到揚州。歇宿榮華棧。居然全體武裝游行示威。末了派着十個代表。闖入榮華棧。要會包世勤。聲勢洶洶。磨拳擦掌。大有事不解決。不肯走開之意。其時江都教育局長。是位魚四猴子。這個先生。到有點肝膽照人。彼見包校長困守客棧。被人包圍。又深感中學學風。竟一壞至此。有話儘說。如何反抗廳令。竟至用起武來。於是單人獨馬。對衆宣言。數說學生。太來不得。原來學們也是被動的。受人指使的。見人讓。他們便得步進步。如果人們對他責備有理。大家亦不敢持蠻。接着桂馨。一柳佳士。走出調停。力勸十位代表。拴回武裝同志。暫行回校。來要來得明白。去要去得在理。明日午前。我們陪着包先生到校。包先生是個有氣節的。是個知進退的。老實話。談你們不拒絕他。他也未必不走。你們太拒絕他。他也不能。即走三言五句。要讓他講個三言五句。似這恐嚇手段。是用不得。

的。十代表聽了這話。說是包先生既係有氣節。知進退。請他過去談談。亦無不可。不過知難而退這四字。要懂得的……言畢。學生等即撤隊回校。以待明日解決。到得明日。却好省視學溫生才又趕到揚州。此行是專來保障世勤的。原來世勤在第五師範。曾充當過國文教員。與陳骨董彼此同事。此次雙方逐鹿。包得陳失。預料相見之下。必難爲情。不過有情沒情。好感惡感。免不得要兵戎相見。記得這時是四月天氣。大家都搖着摺扇。甚麼魚四猴子。桂馨。一柳佳士。溫生才。都陪着包世勤。踱到第八中學。只見門口崗位。已換了學生把守。今天學生是特多特多。隔着鐵柵欄一望。一個個都穿着白色操衣褲。有徒手的。還有手中持着木棍子的。領首的不是別人。正是理科教員陳骨董。這骨董亦手搖摺扇。身着白衫。上加黑紗馬褂。指揮人衆。開了當中柵欄。一時兵對兵。將對將。由骨董來直會世勤。一見着面。一臉的淡笑。說

是我。叫你先生不來。你先生一定要來。做龜駝碑。只這碑的斤兩很重。我恐怕先生是背馱不動吧。一邊世勤隨着骨董進了辦公室。一邊由全體學生來包圍溫生才。生才還沒開口。早有昨日的十代表來向生才說。你先生是位省視學。對於我們這中學。當然維持我們。沒有校長。就由骨董先生指導指導。我們到可安安穩穩的上課。現在來了校長。我們反添了絕大的心思。因他是個省議員。是個副會長。是賄選總統的嫌疑犯。現在賣大布的總統。且被打倒。像這類著名在案的嫌疑犯。把他派來教管我們。做我們的模範。豈不是用政客化來化我們。用賄選化來化我們。這種腐化惡化的教育。我們是抵死不承認的。（言語厲害。必有指使。）這一席話。把個溫生才弄得瘧口無言。反而講了句。教廳叫我前來。含有疏通性質。也不是一味壓迫的。學生得了此話。益復放着膽子去與世勤爲難。其餘魚四。猴子。桂馨。一柳。佳士。

見神情不對，也就不負責任的趑趄走開。當下由生才同世勤、骨董兩個敷衍敷衍。依世勤的主張，要就此決裂。骨董反而做好做歹，請世勤在禮堂訓話。世勤本是個演講大家，猶冀以誠懇動人，想借這談話機會，同大家拉攏拉攏。鈴子一響，世勤跳上講檯，還沒開口，滿屋子裏已起了一片嘶聲。這一嘶嘶得涼風颯颯，大家忘却是初夏晨光了。世勤口才雖好不無帶點儀徵尾音，房字說凡字，閣字說骨字，引得人學嘴學舌，弄得聲浪沒有安靜落後。世勤講一句，學生嘶一聲，賣盡氣力，只是不得討好。世勤因講了句「兄弟一肚子的話很多在我皆係由衷之論，在諸君當做逆耳之言，沒有別的法想，只好向著請示，說到這裏，但見陳骨董望個學生擠了擠眼，那學生登時嚷說：『你請示我們也會請示，好在有省視學做個公証呢。』生才也不開口，當卽挽同世勤大踏步出了校門。那知全校學生聽了骨董指揮，也就跟蹤而出。

奇聞奇聞。活像那孟嘗出關。秦軍掩至。出門不及一箭多路。忽然來了一批學生。也是白衣白褲。這時不但世勤着慌。連生才也驚疑起來。莫不是用着十面埋伏。前來捉弄我們嗎。（我亦謂然。誰知編者故弄狡獪。開下一段文章。）再抬頭一看。來者不是別人。乃係南山樵在前領導。呀呀呀。這南山樵一晌躲在那裏。何以此時湊巧而來。還帶領着這許許多多的學生。諸位有所不知。這山樵現在鎮江第九師範充當管理教員。這一大批學生。皆係九師的學生。若問學生跑到揚州。他是前來旅行的。參觀的。看官不嫌煩瑣。由我談談山樵前往鎮江。前前後後已帶校內學生三次旅行。第一次是由鎮江到的蘇杭。第二次是旅行的皖贛鄂三省。第三次預備經揚州北往淮徐海。但敘事必引起個頭緒。這南山樵自從被選為教育會長之後。當有第九師範校長陸伯言來封快函。請伊過江談話。請問姓陸的何以認識姓南的。